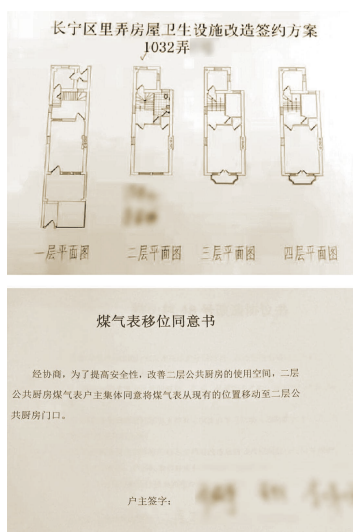


居住之困

本报记者 潘高峰 宋宁华 屠瑜 杨玉红 文
本报记者 刘歆 摄 (除署名外)

对话·霍白 岐山村居民、“弄长”



朱卫红 供图

“白蚂蚁‘一天世界’，你看，整个木头都蛀空了！”

正是白蚁肆虐的季节。6月1日，岐山村居民霍白在自家楼下，指着大门门框一侧的木头向记者示意。上面被白蚁啃食得千疮百孔，另一侧的木头已被更换过。

“白蚁已经开始活动一个星期了。长宁区一个专门治白蚁的单位来打的药水。但他们只管打药水，换木头是不管的。”霍白是岐山村的老居民，也是1032弄的“弄长”。他告诉记者，打药水治白蚁的师傅说他家的房顶可能有危险，建议让物业来查查，如果问题严重，需要立项更换。“我太太可能晚上又睡不着觉了！如果大梁真的蛀空了，就太不安全了。换成钢结构的我们才能睡得踏实。”

走进霍白家，一眼就看见两个脸盆装了大半盆水，水上漂满了白蚁的尸体。“浴缸里也都是，因为是白色的，反光，白蚁喜欢往那飞，然后就噼里啪啦往下掉。”

记者：换大梁需要自己提出申请吗？

霍白：就是申请也做不到啊，能怎么办？我设身处地为房管所、为物业考虑，能怎么弄？比方说我这个房子走形了，那应该把整个一层的梁都换掉。二楼就要跟着我一起弄。二楼说我的地板也变形了，那也要拆掉，拆了以后木头里面也已经有问题了，那还不如把房子整个拆掉，重新立钢梁，这个工程量是很大的，不是哪一家哪一户说要改就能改的，所以我只能说，等到哪天塌了，就都解决了，小修小补

没有什么用。

记者：从外面看，这些老房子还是挺有味道的。

霍白：如果没有这些问题的话，确实还可以。我们有情怀在这里的。我外公1946年租了这个房子，到现在的话都70多年了，几代人了，我父母结婚也是在这儿，我结婚也是在这，跟这个房子肯定是有感情的。

记者：除了白蚁，平时还碰到哪些问题？

霍白：以前长宁区的领导来看过，后来在区政府的大会上说，全区居住密度最高的历史建筑就在岐山村，你们别看岐山村有那么多名人和故事，但民生问题最突出的也是岐山村。

所以后来对岐山村的更新改造，历届区委区政府都非常重视，只是难度太大。政府也不是万能的。大拆大建也好，保留外壳里面重建也好，这些方案都讨论过，我们还把田子坊的书记请过来传经送宝，但一算得大笔投入，谁来投？区政府也不可能拿这么多钱，就拖下来了。

房子也像人一样，岁数越来越大了，都走形了。我家最高点和最低点相差8厘米，走在地板上，就像是走在斜坡上。冰箱的一个脚要拼命垫高，阳台的门也关不上了。而且这种落差越来越严重，说明地基肯定出了问题。

毕竟这些老房子都是砖木结构，很多木头都给白蚁蛀空，木头酥了就会往下沉，整个房子的结构就会动。你看我家的墙，每次粉刷好了，没多久就开裂。家里搬重的东西，比方说搬个冰箱，哇哇哇一走动，墙皮都往下掉。估计来两个年轻人跳一段舞，这房子马上就会出问题。

这种老房子对老人来说尤其不友好。没有电梯，楼梯又老旧，很窄，很陡，上上下下很容易摔跤。还有火灾隐患：房子都是砖木结构的，煤气灶离房顶很近，中国人又喜欢用油锅，火灾风险是一直在的。另外，老房子电线也老化了，用空调等大功率电器就要很当心。

记者：如果改造，政府出一点钱，居民自己出一点钱的话，你们愿意吗？

霍白：从我的角度看，当然愿意了，比方说我们家的话这个屋顶要能开出来的话，个人全出资也愿意啊，因为改善的是我的居住条件。

记者：听说现在这些老房子里不少是租户？

霍白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有条件的，能搬走的都搬走了，有的楼估计百分之七八十租掉了。在我们这栋楼的底楼有一间是租户，今天来治白蚁



“我家最高点和最低点相差8厘米，走在地板上，就像是走在斜坡上。冰箱的一个脚要拼命垫高，阳台的门也关不上了。”

<<< 岐山村居民霍白家关不上的阳台门(图左)，垫脚才能放稳的冰箱(图右)

屠瑜 摄

的师傅说，(他们家)被白蚁蛀得很严重，他就拿手指头这么捅捅，木头全都掉下来了。房主一开始群租给送快递的，一下子里面住了8个人，后来民警知道了，马上就禁止了，把他们的双人床都给拆掉了。

现在不能群租，但也是很便宜租给别人。房间连个像样的窗都没有，水啊什么的就都泼在地下，所以那些木头都烂掉了，就成了白蚁肆虐的一个源头。租户肯定不会像爱惜自己房子一样爱惜的，这个房子可能情况会越来越糟。

对话·孙阿婆 岐山村16号居民

愚园路1032弄16号一个门洞里住着21户居民，被称为长宁区居住密度最高的一栋历史建筑，也是岐山村居住条件最困难的一栋楼。87岁的孙阿婆独居在16号，上世纪50年代嫁到岐山村。

记者：您家有多大？居住条件怎么样？

孙阿婆：我家只有15个平方米，你们要好好宣传宣传，叫房管处给我们处理处理。我们这些老人怎么办啊，很多卫生间、煤气室都是合用的，要7家人家合用。你要给我们撑撑腰，叫物业给我们改造一下。

记者：之前卫生间不是改造过吗？

孙阿婆：我们改造都改到房间里去了。比如，给你15个平方米，减掉3个，你说你愿意吗？

记者：改到房间里会有什么不便吗？

孙阿婆：不便就是地方小了呀，

面积小了。比原来会好一点，原来是没有独立卫生间，现在改了也没有做到每一家都有独立卫生间。我们都是老人了呀，小的都出去了呀。你说如果你住在这里，你妈妈在这里，爸爸在这里，你嫁出去了，这个老房子你还要来吗？你不愿意来了！

我们14号和16号两栋房子，好像都没什么人管了，已经十几年没有付过水费了，也没人收，不交的话也没人来催。自来水公司来开过多次座谈会的，也解决不了。煤气、电灯我们从来不会不付账的，但这个水费没地方去付啊，一栋房子只有一个大水表。

记者：您希望怎么改善您的居住条件呢？

孙阿婆：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个房子能整体改造，本来之前是要改造的，结果疫情来了。要改善就是要抽户抽掉人家，现在住的人家太多了，你讲讲看这个房子怎么住啊。

对话·朱卫红 岐山居民区党总支书记

记者：你是什么时候来岐山村工作的？

朱卫红：我是2019年疫情前离开江苏路街道愚三居民区到岐山居民区的，至今也有4年了。

记者：你了解下来这里居民的居住条件怎么样？

朱卫红：条件真得很差。房子都差不多100年了，那些花园洋房还好一点，底子比较好，那些新式里弄楼房里面的居民真的苦。特别是那些双数号头的门洞，14号、16号、26号、32号、36号、38号……还有最靠外面的1010号，人口密度都很大，煤卫合用，楼梯很陡很窄，上下很不方便。

你也去过1010号，那个楼梯多窄啊，三楼一位老伯伯就是上下楼梯不小心摔伤，后来就去世了。很多房子不是下水下不去就是漏水，搞得楼上楼下(邻居)还要吵架。有的房子小到什么程度？一推开门就是床。

而且这里的原住民大多数是老人。有点办法的都搬出去了，把房子租出去，租客和原住民之间也常常会有矛盾。像那位董阿姨，人很好的，之前和邻居租客合用马桶，有时候她还

在里面打扫。可男租客就当着她的面小便，把她气坏了。

记者：大家平时会跟你抱怨吗？

朱卫红：当然了。说句实话，这些住在历史保护建筑里的居民是最苦的。像其他的老房子，不管是征收安置，还是拆落地、贴扩建，都有办法，只有这里的居民享受政府的红利最少，因为都被捆住了手脚，不能“长高”，不能“长胖”，也不能装电梯。

有的居民说，前些年还希望有钱的公司看中这里的老洋房，出钱把他们置换出去，后来成了历史保护建筑，这点希望也没了。很多人看到政府不帮你动，就自己动，反正没人举报，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大家也都理解，实在是太苦了。(下转第5版)